

明

冯梦龙

编著

喻世明言



珠海出版社

全绣像三言二拍足本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编著 杨彦 点校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名言/[明]冯梦龙编著,杨彦点校.一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8

ISBN7-80607-515-1/C·22

I. 喻… II. 冯… III. 杨… IV. 中国古典文学

V. IS976.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81506 号

喻世名言

◎作者 [明]冯梦龙编著杨彦点校

责任编辑:闫昭典 杨剑鸣

封面设计:李兆虬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社址: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邮政编码:519001

印刷: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125 字数:497千字

版次: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607-515-1/C·22

定价:22.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承印厂联系

白話
小說
二言二拍
1

全像古今小說
第一卷

ゆまに書房

日本ゆまに書房影印三言二拍
《古今小說》(《喻世明言》)扉頁



日本内阁文库藏天许斋本
《古今小说》《喻世明言》扉页

点校说明

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凌濛初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三言二拍”。其中“三言”和“二拍”的第一部《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初刊本名《古今小说》、《拍案惊奇》。“喻世”、“初刻”之名，是后来与其后集、续编配套重刊时改称的。

“三言二拍”是我国宋、元、明话本、拟话本小说的精华汇编。它所包括的二百卷精彩篇章，主要反映了明代商业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市民阶层的经商贸易、婚姻爱情、时尚喜好及其理想与追求。所收作品题材广泛，旨在劝善警世，内容贴近明代现实生活，从千差万别的生活事件中发掘出善恶美丑，给人以警示和教育。全书描写的生活面极广，涉及到士农工商、官绅吏仆、僧道娼妓，三教九流，对纷杂的社会现象、世俗百态有着深刻的透视，读来使人警醒明悟，拍案叫绝。

作为市民文学的“三言二拍”，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新兴势力的市民阶层，力图摆脱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及其鄙夷小知识阶层虚伪礼仪，而崇尚务实求财、重利轻义、在商品贸易中平等竞争的精神。所收故事为白话短篇（含浅近文言），语近俚俗，往往在街谈琐事的铺叙中见奇警，展现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民间风俗图画。从明代描写市井生活的角度讲，这些白话短篇，和长篇名著《金瓶梅》有许多相近相似的特点。至于书中为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而宣传的善恶报应、宿命论思想，浪游豪饮、嫖赌挥霍的放荡生活，以及渲染较多的色情描写，无形中影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些糟粕掺杂的东西，可以留给读者从新的审美视角去加以批判鉴别。

“三言二拍”各集原刊本：《喻世明言》天许斋本、《警世通言》兼善堂本、《醒世恒言》叶敬池梓本和初、二刻《拍案惊奇》的尚友堂本，国内或亡佚，或残缺，善本均流落日本。我们即依据日本おまに书房影印的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和蓬左文库、慈眼堂法库所藏上述原刊本，重新标点整理。缺文讹误之处，参照别本校补；明显的误刻、不合理的生造字如“银锭（錠）”、“吃晕（擎）”、“一椿（桩）”、“搬（搬）倒”、“桦（划）船”，及同一个人名、地名前后有误的，径改之。但改动十分慎重，凡缺乏根据，把握不准，或不改勉强可通的，则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为方便今天阅读，一书中异体、白别字，尤其像“马（码）头”、“运（晕）倒”、“悔（晦）气”、“熬（遨）游”、“忤（忤）作”、“腾那（腾挪）”、“雄纠纠（赳赳）”一类容易引起歧义的，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作了适当的改正和统一；但对当时习用合理，元明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俗白字、古今字，则仍多予保

留。如“能勾(够)”、“吊(掉)泪”、“顽(玩)耍”、“崛(倔)强”、“早晨(晨)”、“甚(什)么”、“混(浑)名”、“伏(服)侍”、“梯(体)己”、“铁猫(锚)”、“利(厉)害”、“抽替(屈)”、“扬扬(洋洋)自得”,以及没有物性和语气分别的“他(她、它)”、“那(哪)”等,均不改,以见当时通俗文学中的民风俗意。原本有图近 400 幅,是现存最为完美的本书绣像插图,今悉予收入,分插入各卷之前,使与文字璧合,图文并茂,供读者鉴赏。惜原图缺《醒世恒言》第三、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卷 3 叶 6 幅,《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原本无图,共计 8 幅。今已无从配补,只好付之阙如了。

1993 年 5 月 7 日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丽而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絺绤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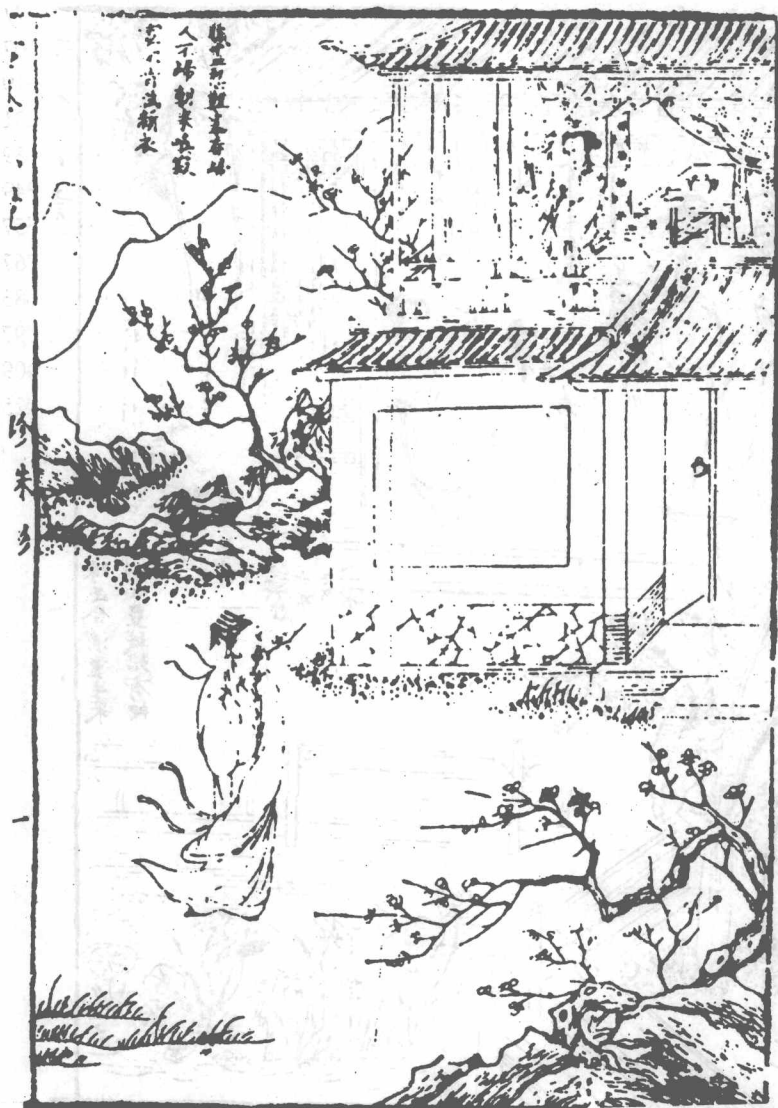
绿天馆主人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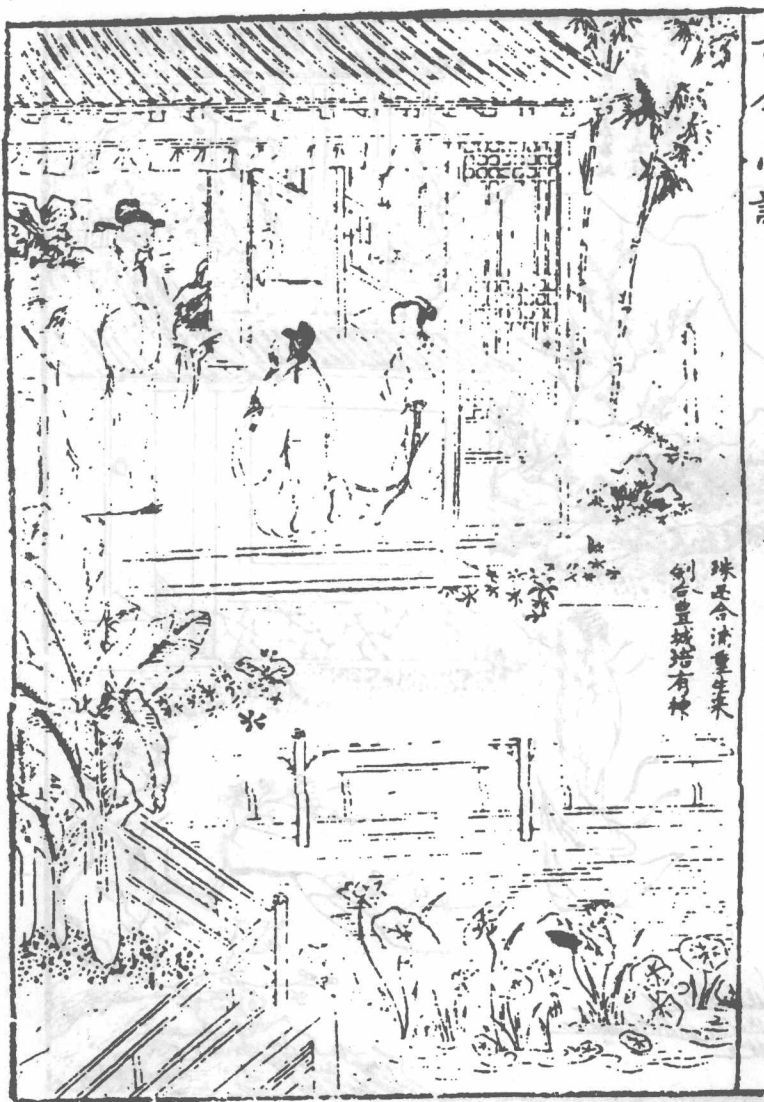
目 录

点校说明	1
叙	1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5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1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3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槌媪	63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71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79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85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95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03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17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25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33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43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51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67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73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81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91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01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209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27
第 二 十 三 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45
第 二 十 四 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53
第 二 十 五 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65
第 二 十 六 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71
第 二 十 七 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81
第 二 十 八 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89

喻世明言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97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307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319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31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39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49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57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67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383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397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409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25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间问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提。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具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

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自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姿。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羡，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故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换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

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话，索性不睡下。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妥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下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吩咐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做不颺。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提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念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吩咐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设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

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吩咐：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彩。”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倒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宋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得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这一夜翻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

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吩咐？”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两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趑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甚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且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向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子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得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按定在椅上，动弹不得。口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迟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跨进得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复。”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